

Yi
Xiao

【女儿当自强】

铁羽长弓征四海，金戈铁马平天下



炽翼千羽◎著





THE
JAPANESE
JOURNAL
OF
ARTS
AND
CRAFTS

大
正
十
五
年
十
月
十
日



大正十五年十月十日

【女儿当自强】

疾风白雷万箭雨，千里征骑叱红眉



炽翼千羽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笑/炽翼千羽 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80689-792-8

I. 一… II. 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41013号

一笑

YIXIAO

炽翼千羽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 湛江南华印务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0.5 字数: 405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7年11月第1版

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792-8

定 价: 44.0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笑



家国天下
浮华名利
儿女情长
缠绵悱恻
事事空
不若付之一笑

第六十八回

呆呆立在一旁，凤随歌的手紧紧地攥着胸前的衣料，衣衫上的两条金龙也因衣料的褶皱变形而显出狰狞的样子来。叶端方犹豫了一下，上前探了探姑余的颈脉，摇了摇头，退回到凤随歌身后，低声说：“已经去了。”

凤随歌没有说话，一笑却猛地转过头来，一双含着泪水的大眼怒视着叶端方，恨声道：“要我性命，大可光明正大来取，为何连累旁人！你们卑鄙！！你们无耻！！！”

叶端方嘴角抽动一下，阴沉沉地说：“若你赢不了我，你便愧对他这份以命相殉的节操，也不配听我的解释。”

滴漏中的水最终漏尽了最后一滴，现场一片寂静。所有人都引颈望着密林的方向。凤岐山轻叩着大椅的扶手，焦躁地吩咐侍立一旁的宫卫：“再派人过去看看。”

一炷香功夫，先前派去的军士又驰了回来，翻身下马跪倒在场中，略不安地奏道：“稟国主……皇子说，他现在不能过来，得请国主会同诸位大人……”

凤岐山顿时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：“随歌受伤了？！”

“皇子没有受伤，”军士欲言又止，“具体情形臣下也说不明白，所以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凤岐山威严地一拂袍袖，“带路！”



权贵们的车驾尾随着凤岐山的御辇沿林间便道缓缓驶入密林，凤岐山的身体随着车辇的震动轻轻摇晃，面色更是阴晴不定地变换着。

那个人千算万算，少算了两支火箭，此番不仅功败垂成，还不知会生出什么事端来……

车身终于停止了摇晃，后面的碌碌声也渐渐停了下来，过了半晌，行令才颤抖着过来打起车帘：“国主，皇子在前面。”

凤岐山面色平静地走出御辇，目光及处，心中先是咯噔一下，又稍稍放下心来——前方只有三个人，凤随歌和叶端方并肩立着，手中各自提着一只血迹斑斑的麻布口袋，面前不远处的地上置着一具鲜血淋漓的魁梧尸身，不是那叫姑余的巨人是谁。而两人身后不远处，跪坐着满身是血的付一笑，头也不抬地清点着收集成捆的羽箭。

见到凤岐山步出，周围所有军士，包括戡听侯叶端方纷纷下跪高呼万岁，只有两个人没动。一个是昂首挺立的凤随歌，一个是专心数箭的付一笑。

凤岐山皱起眉：“付一笑不懂礼节便也罢了，怎么你也跟着……”

“父王。”凤随歌将手中的口袋倒覆过来，血淋淋的鹿耳顿时在姑余的尸体上散落开来，滚了一地。只听凤随歌朗声道：“鹿耳在此，请父王当众验看！”

气氛诡异，跟上来的大臣们环绕在周围，彼此间面面相觑，大气都不敢透。

明明死了人，为何国主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，一心只计较皇子有没有行礼。

明明死了人，为何皇子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，偏要先验鹿耳。

明明死了人，明明是死了个人的……

叶端方默默地站起身，将他猎到的鹿耳倒在另一旁。众人目光顿时集中到地上——两堆鹿耳，看上去数目相差无几，只能让人详细清点才能下定论。但凤岐山不下令，没一个军士敢起身上前收验鹿耳。

良久，竟是叶端方先开口了：“臣，认输。”话音未落，就连付一

笑与凤随歌都讶异地看向他，凤岐山身后的群臣也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。凤岐山锐利地眯起眼：“孤还未下令点数，戡昕侯何出此言？”

叶端方又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身走向付一笑，从地上执起一捆羽箭：“臣或许未输给少妃，但，输给了这些箭，或者说，臣输给了用这些箭的人。”

鸦雀无声。

凤岐山不语，而叶端方的眉头皱成一个川字，字字句句清晰有力：“若是公平比斗，不论输赢，臣都心安理得，但——”他的手指向地上姑余的尸体，“少妃在比斗过程中遭到伏击，随从也为了保护少妃而丧失了性命，臣就算赢了，也胜之不武！”

付一笑的眼中忽然涌出大颗的泪珠，她用满是血污的衣袖胡乱抹了把脸，收捡起地上所有带血的羽箭，昂然步向凤岐山，顿时从一旁冲上数名文武大臣将凤岐山掩在身后。

一笑冷冷地笑了：“为何那么紧张，难道是有人做了亏心事？”

说着，将手中成捆的羽箭抛在凤岐山脚下：“加上戡昕侯手中的，一共七十四支箭，其中有六十七支是从姑余身上起出来的。”

说完她转身指住叶端方：“你不要以为认输便能脱掉嫌疑，只要有我一天命在，我誓为姑余报仇雪恨！”叶端方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凤岐山用脚尖拨了拨地上的羽箭，冷哼一声：“此事孤自会调查清楚。来人，上前将鹿耳集起，当众点数，以决箭竞胜负。”话音未落，叶端方已经重新跪倒在地：“为了臣的声名，恳请国主收回成命！”

见正欲上前的军士又僵立当场，凤岐山怒极地喝道：“此事与箭竞无关，孤命你……”

“国主明鉴！”叶端方忽然激动起来，“若不能还我清白，赢了箭竞又有何用，我有何面目面对三军将士，又如何面对举国上下悠悠之口！”

凤岐山气得唇颤手抖，还未开口，一直默不作声的风随歌缓缓道：



“儿臣认为，只有内神，能通外鬼。所以，父王此刻不应再纠缠于箭竞之赛，应当从速从严查出此事幕后元凶，以免再生枝节。”

“反了，统统反了。”凤岐山怒极反笑，“为了一个愚蠢痴呆的门房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反过来教训孤王？！”

“怎敢当一个反字，”一笑也微微笑起来，“国主永远都不会做错事，我等又怎敢教训国主？”

她踱了两步，冷睨着凤岐山身后的一干臣子：“我只是想提醒有些心怀不轨的人，刺杀王室成员乃灭门大罪，而诸位大人也都知道，付一笑出身军旅，只懂得以牙还牙——谁若想逼我走上绝路，从今往后，他的太平日子，想都不用想了！”



人要活下去都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可是这代价究竟是什么？是自己付出的还好，是别人的付出就成了悲剧。

凤随歌从侍女手中的托盘上接过盛着参茶的瓷盅，轻轻放在桌上。从比斗场回来已经两天了，一笑一直把自己关在房内，极度困倦了稍稍打个盹很快就会惊醒过来，清醒的时候也总是沉默地立在窗边。

“现在已经查出一些线索，水落石出只是时间问题，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先病倒了。”“放心吧，”一笑没有转身，只是淡淡地说，“我不会比那个人先倒下。”

凤随歌继续说道：“为了避嫌，戡昕侯主动将自己与部属隔离开来，饮食起居都是由我的人照顾。”“你心里清楚不是他，”一笑缓缓回过头看凤随歌，“你真要我说出来吗！？”

“你若能说出来我反而比较宽心，”凤随歌温和地用指尖勾着她略青的眼袋，“哪怕是哭出来也好。”一笑怔了一怔，微微避开他的触摸。凤随歌的手顿时僵在空中，半晌，他苦笑道：“你在怨我吗？”

“若说一点也不怨，就太虚伪了。”

一笑沉默了一会儿，抬头看进他的眼中：“但更多还是怨自己，那些人要杀的是我，是我连累了姑余，”她忽然有些哽咽，“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哪里值得他如此拼命相护！”

“别说傻话，”凤随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，揽她入怀，“记得那次你负气出走么，后来我也问他，于他而言，好人和坏人的界定在哪里，你猜他怎样回答的——他说，真正对他好，爱护他，便是好人，对他不好，欺负他的，全部都是坏人。”

一笑靠在他胸前静静地听着，凤随歌的气息拂在她额上：“姑余智力不及常人，但他却是用心在看身边每个人的，所以，不要怀疑姑余，更不要怀疑自己。”

过了许久，一笑忽然微笑起来，离开他的胸膛，她的眼中迸出强烈的战意：“要杀我的人，始终是棋差一着，他布下的是庸手而非死士，所以，还未开始便已注定要失败——你愿不愿意教我，如何在这步步为营的皇廷里更好地保护自己，甚至学会反击？”

“当然愿意，”凤随歌轻抚她的脸颊，“其实我也很想承诺我会永远保护你，永远不让你受到伤害，可是现在有很多事是我无法改变也无力挽回的，所以我只能承诺全力以赴保护你，向你提供一切我所能提供的——我目前能为你做的，就只有这些。一笑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许下一个无法兑现的诺言，但我真的希望能给你幸福，你明白吗？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明白我的意思，就答应我一件事—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要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尽力活下去，答应我，绝不比我先死。”

一笑安静地听完，微一点头：“我答应你！”

凤岐山恼怒地在偏殿中来回踱步，面色忐忑的庄妃立在一旁，几

次欲言又止，最终忍不住娇呼道：“国主——”“闭嘴！”凤岐山喝道，“当初是你亲口向孤保证绝对将事情办得滴水不漏，现在呢？！”

“臣妾也没想到爹爹和兄长会失手啊，”庄妃委屈地扁着嘴，“再说了，若没那两支火箭……”“行了，”凤岐山下定决心似的一振衣袖，打断她的话，“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用，孤不相信，他们能在孤的眼皮底下翻了天！”

“对啊对啊，”庄妃连忙眉开眼笑地附和道，“凤皇子再怎样，也还是一个皇子嘛，只是那个付一笑——”

“她？”凤岐山冷哼一声，“孤要取她性命本是易如反掌，只是顾及到随歌与戏阳，才留得她猖狂到今日。”

“在臣妾看来，那付一笑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，”庄妃笑得很恶毒，“她的一颗心，全在镇南王夏静石身上，而皇子一直以来最介意的，怕也就是夏静石这个名字呢……”

一路跋涉，终于到了锦绣帝都。遥望着远远的暗灰色城墙，凤戏阳叹了口气，又回到了这里，来去相隔数年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份与心情。

夏静石一直刻意地避开了她，而雪影自从那日出了她的车驾之后，便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当夜她喝得酩酊大醉，醉得含糊了，依稀唱起一支不知道何时何地听来的小调：“情，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今朝尘尽光生，将情痴一起经过……”恍惚中，听到自己的声音低低哑哑。

一往而深啊，深的是那长长夜里做的长长的梦，不见尽头。

那一夜，她是真的醉了，醉得忘了一切，醒来时头痛欲裂，身边却没有一双关切的手为她递上一盏热茶。

从前也曾偷偷问过凤砂后宫一个失了宠的妃子：“你很痛苦吧？”谁知那个妃子却笑了：“喜欢一个人是不会有痛苦的。”当时自己很好奇地追问：“你爱父王吗？”妃子答道：“当然爱，因为爱着，所以在

那绵长的痛苦背后，能找到隐藏着的同等的快乐。”

但为何自己只有痛苦，没有快乐……

此刻的自己，就好像长途奔行的旅人，追逐着一点星光，饥饿、干渴、疲惫地在黑暗中蹒跚着，随时可能倒下去，从此一睡不醒。

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去追逐？如果早知道天边的光源是一个蜃景，是会放弃还是会继续？为何站在光源触手可及的地方的时候，她却什么都不能做……

其实只需要他的一句话，自己就会选择无条件地去相信他，不管事实是否摆在眼前，甚至可以自欺欺人否认一切——可惜他却从不说谎。

就是这个男人，毁掉了她那么多年的期盼，也毁掉了她的整个人生。

真讽刺，这个男人，不管自己怎么做都不为所动，他的心犹如铜墙铁壁，丝毫破绽都没有——不，他有……

难道真要亲手捻灭这束光……

难道不怕从此永不见天日……

第七十回

或许是因为凤戏阳的缘故，圣帝将明德宫赐给夏静石一行做为滞留帝都时落脚的行宫。

换妥了袍服，夏静石信步朝不远处的凝碧池踱去，依旧是绿树繁花的明德宫，依旧是矗立着三座仙山的美丽荷塘，他却不复当年伴驾赏荷的怡然自得。



“殿下，”萧未然在不远处轻声唤，“王妃差人来询问……”夏静石打断他的话，微笑着问道：“未然，你爱过什么人吗？”萧未然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，不禁怔了一怔才点头道：“爱过。”

“那，”夏静石缓缓回头：“我问你，如果爱上不该去爱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”萧未然沉吟片刻，走近他身边：“其实没有怎么办，爱了就爱了，殿下这样拒绝爱情，未必就能避免痛苦，何苦来呢？”

夏静石闭上眼睛，轻轻地说：“我只是说如果。”萧未然抿了抿唇，自顾自的说了下去：“为了避免伤害而失去快乐不值得，更何况，伤了人，自己的心也同样痛苦。”

夏静石轻轻地笑了一声，拍了拍萧未然的肩膀：“本王第一次发现未然也有那么多感慨——走吧，女眷们应该已经梳洗完毕，别误了时辰。”

在来的路上凤戏阳一直揣测，锦绣圣帝驭臣使将、震恃四方，必是个煞面危颜之人。没想到一见之下，身着常服的圣帝面容间与夏静石有也七八分相象，根本不像一个老谋深算、笑谈生杀的国之帝君。在他身旁，端坐一个年纪双十，身着紫色绣衣佩双绶的端丽女子，应是帝后无疑。

待上前见礼，圣帝长笑而起，快步从龙座上走下，做势托住躬身拜了一半的夏静石：“这里又没外人，不必那么多礼。”夏静石微微一笑，仍是坚持跪叩完毕之后才长身站起：“见到陛下龙体安康，臣甚是欣慰。”

圣帝叹了一口气：“王兄总是那么见外。”随即微笑地转头看向凤戏阳，“一路跋涉辛苦了，王嫂自凤砂远道而来锦绣，饮食方面可还习惯？”凤戏阳对这位温柔随和的帝君颇感亲切，当下笑答道：“多谢帝君关心，戏阳一切都好。戏阳初到锦绣，礼数上面不周全的地方，还望帝君不要怪罪。”

圣帝点头而笑，帝后也远远地脆笑了一声，婀娜地站了起来：“早

听闻王嫂痴情之名，本以为也是个付都尉那样的烈性女子，今日一见，却是一个娇滴滴水嫩嫩的妙人儿，所谓百闻不如一见，恐怕便是如此呢。”

骤闻付一笑之名，凤戏阳面上略略露出尴尬之色，圣帝则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：“付都尉仅是一名军将，怎能与王嫂相提并论？”

帝后格格一笑，亲热地走下来挽住凤戏阳的手：“的确是臣妾失言了，王嫂勿怪——陛下和王叔久不见面，想必有很多话要谈，说来说去又都是那些国家大事，王嫂不如随着本宫去慈阳殿陪太后聊聊……”

凤戏阳正准备答应，夏静石温和地插了进来：“今日来得匆忙，未将戏阳准备送给太后的七宝香炉带进来，所以，还是改时间再去拜见太后吧。”

帝后掩口笑道：“王叔还是老样子，做什么都一板一眼的——太后见到王嫂高兴还来不及，哪还会计较一个小小的香炉。”说着，她不容分说地向圣帝礼了一礼，“臣妾就先告退了。”

还未踏入高悬着题有“赞德宫闱”四字匾额的慈阳殿，凤戏阳已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笑语，随着内侍的通报声，帝后直直地将她引进了殿门。

屋内或坐扶椅，或坐团凳，依着身份等级按次排了两列着嫔妃服饰的女子，见到凤戏阳与帝后进门都立了起来。凤戏阳只顾得上环视一圈，未及细看，便一眼瞧见了窗下榻上端正坐着的贵妇人。

她的年纪似乎比凤岐山还要大一些，但只显雍容不显老态，凤目微挑，眉目一扫间威仪顿生，衣饰不繁不复却显尊贵，毫无疑问，这便是太后了。

行了一圈礼，太后审视的眼光方才收敛少许，却仍是一副慵懒的模样，随手指了指一旁空余的宫凳，示意二人坐下，随后便很自然地询问起来时遇到的那场山洪。凤戏阳如实说了一遍，只是隐去了夏静石扑救簪子的一段。饶是如此，也听得众女惊呼连连，太后也一手掩

胸的直念阿弥陀佛。

自来到锦绣，凤戏阳便饱受众人冷遇。进到慈阳殿之时，见到这满屋嫔妃的架势，原本以为会遇到三堂会审的局面，事实却大出她的意料之外。刚放松一些，坐不到一会儿，宫妃们却逐渐开始三三两两的搭伴告退，最后连帝后也借口要探望皇子功课，退离了慈阳殿。

空旷的大殿剩下凤戏阳与太后两人，戏阳不禁有些忐忑，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太后柔声问道：“好孩子，告诉哀家，他对你可好？”

仿佛一个满腹伤心委屈的孩子，茫然之间听到了母亲充满慈爱的呼唤，一刹那，太后雍荣华贵的面容竟和想象中母妃的形象重叠在了一起，凤戏阳顿时湿了眼眶，哽咽不能自制。

见她沉默垂泪，太后的眼圈也微微有些发红，轻叹了几声孽障之后，温然劝慰道：“真是苦了你了——虽非我亲生，但他也是我自小看着长大的孩子。好端端一个孩子，在感情上挫了挫，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呢？他母妃死的早，哀家也管不下他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，着实心疼的紧……”

太后用绢帕拭去眼泪，蕴着浓浓的鼻音说了下去：“也不瞒你说，哀家本来一心念着他能和付一笑好好的过下去，谁知付一笑那个……唉，算了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今后要多担待他一点，知道么？”

凤戏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仍忍不住问道：“付一笑不喜欢夫君吗？”太后含泪对她微微一笑：“就算喜欢，她现在不还是嫁给了你的皇兄吗？”

第七十一回

“怎么那么久还不回来，该不会是太后留膳了吧……”宁非一边嘟囔着，向负手立于门边的夏静石，一边极快地伸手从桌上抓了一块凉糕，正要朝嘴里放，转头看到雪影瞪大了眼睛看他，连忙换了方向塞进雪影嘴里。

雪影不出声地努力嚼着，向成功偷取第二块凉糕的宁非比了个手势，示意他把盘里剩下的糕点搬动一下。宁非刚搬了两块，夏静石忽然转过身来：“传菜吧！”

“哎呀，真饿死了。”宁非尴尬的停在空中的手顿时活络起来，顺势多抓了两块放进嘴里，含糊地说着就朝外走，“我去前面把未然叫回来……”“不必了。”夏静石叫住他，掀了掀衣摆在桌前坐下，“未然先前便去宫门那里候着了，先吃吧。”

整顿饭，夏静石显得心不在焉，没吃多少便放下了碗筷。雪影一面朝宁非碗里夹菜一面小心地偷看着他，终于忍不住小声地问宁非：“你看殿下是不是生病了？”

“生病？”宁非狐疑地上下打量着夏静石，“我还真没见过殿下生病的样子。”雪影嗤了一声：“依他的脾气生病也不会告诉你，你没见过是正常的。”

宁非马上抗议地叫起来：“你不也没有见过，你不光没见过殿下生病，连殿下受伤都没见过，我好歹还见过殿下受伤。”“但现在是在说他生病！”雪影针锋相对。

见两人争得不亦乐乎，夏静石轻轻咳了一声：“本王……”雪影眼

睛顿时一亮，指住他笑起来：“看到没有，他咳嗽了！”

夏静石无可奈何地笑起来：“你们两个，真是没什么事情做了么？”雪影和宁非同时一愣，很默契的闭了嘴低头继续吃饭。宁非的银筷刮得空荡荡的碗底吱吱的响，雪影抬起头来白他一眼，伸筷替他的碗里添了些菜，顺口骂了一句笨蛋，引来宁非不甘的瞪视。

夏静石微笑的看着面前这一对欢喜冤家：“既然你们两个都那么闲，便再往凤砂跑一趟吧。”“才回来，怎么又要去？”宁非不解的问道。几乎同时，雪影将筷子朝桌上一拍：“我要去！”

夏静石眼中闪过一丝缥缈：“凤皇子来信托本王为一笑向圣帝要一个足以保护她的身份，今日本王向圣帝提及此事，圣帝当下便允诺赐封一笑为王室公主，这样的话，最多十日，待圣旨下来便要派出使者前去凤砂传递国书……而且，一笑她，应该有很多东西需要从锦绣带过去的吧。”

他看了一眼雪影：“本王也打听过了，几日之后官窑便会新出一批琉璃簪子，她的那支上次跌断了，这次便多带几支新的过去。”雪影略一犹豫：“眼看一笑娘亲的忌日便要到了，她在信里交待我要替她前去祭扫，但若十日之后……”

“一笑受了封，她娘亲的墓也要按规制重新修葺。”夏静石温然道，“所以，祭扫一事，便交给本王，不会耽搁的。”“好，”雪影顿时眉开眼笑，“那便有劳殿下下了！”

看着雪影笑语靥靥地和宁非商量要带什么东西去凤砂，夏静石唇边的笑意更深几分，手下意识地探进怀里，指尖轻触着那只狭长的木盒。

那支水蓝色的琉璃簪，是一笑的娘亲临终时留给她的遗物，曾经穿过她的发髻，被她温暖着。如今这剩下的一半，静静地躺在透着他体温的木盒里，时光交错间，两人的体温相互纠缠着。

她总那么倔强，好像再大的挫折也压不低她的头，她也跟张白纸一样，沾染不上任何肮脏。他喜欢一笑素面朝天干干净净的样子。能让她开心，能保护她周全，他比谁都要高兴。